

【文化杂谈】

新的年味 应有“三感”

□孙葆元

2025年这个春节不平凡。2024年12月4日，春节申遗成功，人们将迎来第一个“非遗春节”。

前些年总有人抱怨，越来越没有年味了。首先要说，年味是个什么味？具体说来恐怕谁也说不清，还是要细细地数一数：所谓年味，是阖家团圆、扫岁除尘、张贴春联、除夕守夜、迎接祖宗、新衣着身、初一拜年，是一套家家户户遵循的程序，是非物质化节日物质化的体现。

过去，封建社会穷人家过年只是“得过且过”，明代唐伯虎有诗为证：“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清闲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看来清贫的唐伯虎是没有亲朋可造访的，只能到竹堂寺里去看同样孤寒的梅花。我记得过去过年叫“忙年”，何为忙年？就是给自己找一些家务活，比如洒扫、洗涮、备餐之类，又用很多习俗把自己捆绑起来，比如不能说吉利的话、不能倒垃圾，如此等等。以前，物资凭票供应，为了完成那些年的程序，家家要筹划钱的用途，人人上街排队购物，采买鱼肉蛋禽、烟酒糖茶、果蔬菜品、花布新衣，电影一票难求，工会忙着发放年货，职工大包小包往家携带，忙得不亦乐乎。除夕夜，听听广播里的相声、歌曲，再出去放几挂鞭炮，熬过子时，吹灯睡觉。没睡两个钟点，凌晨即起，吃饺子，出去拜年。转一天回来，累得腿疼脚麻，哈欠连天，这一天就“忙”过去了。第二天照旧跑，跑到“破五”，这个年便过完了。这大概就是我们怀念的“年味”。年味说到底就是岁月的味道，然而岁月是变迁的，习俗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变而变化，现在有了微信拜年，还用得着家家跑吗？即使你愿意跑，人家出去旅游了，你上哪里去见面？一个微信就解决了。

再往前推，清代的拜年更要命。大臣、百姓没有轻便的交通工具，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坐着马车，手拿拜帖，逐门投送。都是朝中同僚，不登门失礼，进去说不了几句话，时间就没了，只好扔下拜帖就走。拜帖真是个好东西，所有的吉祥话都在上面，它不就是今天的短信吗？

年味，说到底是对旧习惯的不舍。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规矩，传统源于物质生活，是一个时代物质生活在行为准则上的折射。物质决定习俗。随着时代发展，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市场供应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促销活动遍及各个市场角落；网购、快递，便捷到不出门就可以买遍全球的货物，排队、抢购已经成为过去的故事。一种新的市场味道走进我们的生活，无视这些，再去寻找“年味”，是不是有点滑稽？

其实，古老的年味仍然保留着，春节长假就是最本质的年味。人们在休假中，以闲适的身心送别曾经付出心力的旧年，迎接充满憧憬的新年。所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贴福字、贴春联的形式仍然保留着，春联是一家人的心声，贴到门楣上，既是祈福又是宏愿。守岁的习惯保留着，伴着春节联欢晚会，人们享受着岁时交替的那一刻，人生不过百春，那是百感交集的时刻。以食物、行止、

物象隐喻祝福的习惯保留着：吃饺子喻谓“交子”；鱼，意味“年年有鱼”；年糕，寓寄“年年高”的期冀；生菜，是“生财”；在南方春节都吃甘蔗，取意“节节高”，现今北方普遍也卖甘蔗，济南大明湖庙会上，卖甘蔗的摊位很多。除了食物，还有器物的讲究，有一种攒盘在很多家庭中保留着，攒盘是一个系列瓷盘，即由九个小盘构成一个大圆盘，每盘放一样干果，就是阖家团圆的寓意。华夏传统文化以喻示意，诗词兴比赋就是喻指事，春节文化以物喻事、喻情、喻愿，是春节的诗意。有诗意的佳节兴味无穷！

细说年味，我以为年味应该有“三感”：仪式感、文化感、获得感。新的年味要在这“三感”上做足传统弘扬与发展的文章。我们欢度春节不是回归古老，而是赋予新篇。

所谓仪式感，就是在古老传统的基础上保留人间正道，同时赋予它新道德风尚、新思想理念、新行为准则，比如为子孙送红包，红包应该有两个内容，除了货币，还要有希望的寄托。钱买不来未来，希望才是一个家庭的期许。第二个仪式感是家庭礼，向长辈行礼，报答养育之恩，也是表达自立自强的成才之志。这是礼仪的春节。

所谓文化感，是说春节是文化的春节，文化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的文化是没有前途的文化。比如春联，贴春联不能流于形式，一贴了之。春联不仅要贴，能不能提倡创？在传统中有许多请人撰写春联的故事，好春联要个性化，唯个性化才能表达一个家庭的意愿。能不能提倡赏春联的活动？赏内容、赏书法，给予评比，把形式变成家庭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第二项是庙会，庙会本来就是古老的文化、商业大集，在庙会上展现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应该大力提倡。《东京梦华录》中记述北宋汴京的春节：“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这里说的“动使”是过日子的器具，“关扑”是以商品为奖励的博弈游戏。全句是说，市民早早就走出家门相互贺年，街上商家摆满了食品、物品、干果、木炭之类，人们唱歌叫。又说，街头“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由此看来，春节是动感的、是多彩的。第三项，拜年词能不能摒除“恭喜发财”之类，代之以新颖、衷心、温馨的祝福？

所谓获得感，是展示一年的收获。任何人都都有自己的收获，物质上的、精神上的获得载满生活。没有收获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生活，收获不作横向比，只作纵向看，盘点一下收获就是瞻望来年的奋斗。人说“一帆风顺”，不就是抵达彼岸的收获吗？那个“年”的子时是终点，也是起点。

春节是坚守的春节，守岁、守时，守着一个古老的传统；春节又是不断创新的春节，每一个时代的春节都在变，物质变得更加丰富，生活变得更加富足。还是拾起王安石的诗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他说的“新桃”和“旧符”不是一个符号的演变，而是时代的变迁。

(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辞赋》社会员)

□王灵均

最早知道“罗田”这个地名，是幼学之年听《余叔岩唱腔选》，浏览所附文字介绍，知道了余叔岩是湖北罗田人，其祖父为余三胜。后来翻阅京剧资料时常遇见“罗田”二字。在安徽大学读书期间，我曾从湖北籍学者刘信芳教授学“出土文献”课程，听着刘老师的“湖广音”，想到了余三胜、余叔岩祖孙，就向刘信芳教授问及罗田的地望，刘老师告知：罗田在鄂东。后来在安徽省文联工作，了解到罗田与安庆、六安等地同属大别山区。

2024年11月初，我以嘉宾身份参加湖北罗田举办的首届“余三胜杯”中国京剧票友大会，第一次踏上了罗田这片神奇的土地。

京剧老生艺术，以谭鑫培(湖北江夏人)、余叔岩(湖北罗田人)为主流。余叔岩的唱片伴随着我从少年时光至今，我的第一篇京剧论文就是《试论余叔岩表演艺术的意蕴》，借此与余叔岩之外孙刘真(1942—2014，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研究员)订交，并走上了京剧学研究之路。这次罗田之行，与天南海北的旧友新知品茗叙旧，畅叙幽情，更有一番收获。听着罗田友人的乡谈，遥想余三胜、余紫云、余叔岩祖孙三代人的音容与事迹，倍感亲切。

以前罗田的知名度并不高，在我的故乡山东，一般人不知道罗田。近年来，罗田县建九资河京剧小镇，大打“余三胜”“京剧三余”(余三胜、余紫云、余叔岩祖孙三人)的文化品牌，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名京剧爱好者，自然是万分欣慰。

抚今追昔，睹物思人，遥想200多年前，少年余三胜走出大别山，坐科汉班，下汴梁，远赴北京，进而成为京剧史上最早成名的巨擘。据罗田友人讲，民国时期，普通民众从余三胜的故乡九资河镇(罗田县北部乡镇，位于大别山主峰天堂寨脚下)到武汉，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想来余三胜生活的年代，交通条件应该更差，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少年，能走出深山，收徒谭鑫培，培养其子余紫云(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旦角演员，是“花衫”行当之先驱，对王瑶卿、梅兰芳影响极大)，进而有其孙余叔岩横空出世，一门三代三杰，成为京剧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这其中蕴含着余氏家族的巨大创造力和坚强意志。余三胜的年代，湖北人在北京等地的影响远远不及安徽人，故而余三胜在京无力自组戏班，只好搭春台等徽班演出。由于皖、鄂两省山水相连，风俗人情相近，戏曲同行彼此交流不断，余三胜进京搭徽班也在常理之中。余三胜在乱弹勃兴、皮黄初奏的京剧形成初期，背井离乡，以其非凡的艺术天赋和坚韧毅力，为早期京剧史的声腔体制和剧目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与程长庚、张二奎并称京剧“前三鼎甲”(当时的社会排名，张是状元，程是榜眼，余是探花)。“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用来形容余三胜这位清代“北漂”，恰如其分。

余叔岩的生平资料不及同龄人梅兰芳，但较之其祖父，就丰富多彩了。少年读书时，对余叔岩印象最深的就是其坚韧不拔的意志：早年的余叔岩由于劳累而嗓

音受损，青少年时期倒仓以后，几乎一字不出，经过七八年的苦练，才有些哑嗓子，其嗓音条件远不及他的老师谭鑫培，更不如他的学生谭富英。面对“子弟无音客无本”的窘状，余叔岩没有消沉，依旧保持着豁达进取的心态。在师友的帮助下，他以人力弥补天赋的不足，内行人称之为“功夫嗓子”。刘曾复教授曾言：“唱念做打四门功课中，余叔岩的唱功是最低的，因为他的嗓子压根就没有倒过来。”可就凭着一嗓子哑嗓子和常年不懈的苦练，“十八张半”唱片竟然成为中国戏曲宝库的主桌，代表着中国戏曲歌唱的最高水平。余叔岩享年仅53岁，但其艺术生命在“十八张半”唱片和后学传承中获得了不朽。我曾对刘曾复教授言：余叔岩若是嗓音条件再好一些，他的成就可能会更大。刘老回答道：余叔岩要是有好的嗓音条件，可能就不会下那么大的苦功夫了。1943年7月，余叔岩刚去世不久，凌雷汉阁主以“苦修苦练，细琢磨”七个字来概括余氏的一生，这与刘曾复教授的话互相参详，可谓知己之论。

在罗田期间，罗田友人多次提到罗田的交通状况。我想，这也是罗田以前社会知名度不高的原因之一吧。但天性乐观的罗田人民不等不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21世纪信息社会的技术优势，首届“余三胜杯”中国京剧票友大会的直播参与人数多达数十万，最多可达百万，罗田也真正进入了民众视野。罗田人民热爱自己的家乡，提起家乡的山川形胜、名人逸事更是滔滔不绝。新结识的罗田友人热情爽朗、恩怨分明，又不乏包容心，对十年前已去世的刘真老师也念念不忘，难忘他主动与罗田联系，以余叔岩后人的身份，退休之后从事京剧史料整理与研究，为弘扬余派艺术默默地做贡献。在首届“余三胜杯”中国京剧票友大会期间，罗田政府为参赛票友提供了优质服务，食宿全免，不收任何费用(包括助演、服装、道具、乐队伴奏等)，还有数额不等的奖金。我耳闻目睹一些参赛票友高呼：罗田，一见如故！我们还会再来罗田！从2023年10月举办“余三胜与余(叔岩)派艺术学术研讨会”开始，罗田一直致力于打造成为“京剧艺术旅游目的地”，扩大社会影响，如今长期的辛勤付出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在罗田即将踏上返程的汽车时，我看到余福林(余叔岩之侄孙)发来的微信，对在罗田相逢相识表示欣慰。我回答道：从您身上看到了余三爷(余叔岩)的影子。余福林热情开朗，妙语连珠，大有祖上遗风。在罗田认识的本地友人也不乏风趣之人，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想多日来的所闻所见，意念油然而生：余三胜、余紫云、余叔岩三代之所以能在北京站稳脚跟，铸就一门梨园三泰斗的辉煌，与其祖孙幽默诙谐、逸趣横生的性情息息相关，这与北京人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幽默感以及大气包容的京城文化氛围相契合。罗田人与京剧的缘分，良有以也。

余音渺渺，余韵悠长，个人多年来的兴趣、求知、学术研究，竟然在罗田找到了融汇点。“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与罗田真是缘分匪浅。罗田之行，永留心田。期待下次，再续前缘！

【风过留痕】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